

曲終人不散

张允和 著

张允和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曲終人不散

张允和
图

张允和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曲终人不散 / 张允和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308-15934-0

I. ①曲…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484 号

曲终人不散

张允和 著

特约策划 叶 芳

责任编辑 罗人智

责任校对 张一弛

封面设计 卿 松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90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934-0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第一辑

我的母亲	003
亲爱的父亲	009
本来没有我	019
寿宁弄——我们的乐园	025
王觉悟闹学	032
乐益女中	037
女大学生三部曲	045
结婚前后	059
附：温柔的防浪石堤	069
附：“流水式”的恋爱	周有光 072
看不见的背影	076
一封电报和最后的眼泪——爸爸和大大	081
难途有寄	085
绕地球一周	101
我是老虎	109

小白兔	117
小丑	134
我与曲会	144
七十年看戏记	157
二次亮相	164
八十六岁学电脑	169
喜的是《水》，忧的也是水	172

第二辑

洒到人间都是爱	177
红双喜——我的好奶妈	181
六兄弟	186
姊妹情长	191
沈二哥	209
大弟新娘俏	227
扑满	229
小蜻蜓	233
庆庆的一天	245
附：给庆庆的两封信	249
安安的一天	254
附：给安安的两封信	261
万老师	266

张闻天教我国文课	269
落花时节	273
人得多情人不老——纪念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莹环	277
悼笛师李荣圻	281
范用吃醋	284
昆曲——江南的枫叶	286
不须曲	289
风月暗消磨，春去春又来	297
附录一：妻子张允和	周有光 300
附录二：张允和女士事略	304
合肥张家世系简表	306
常州周家世系简表	307

第一輯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陆英（1885年5月27日—1921年10月16日），原籍也是合肥，因为外祖父做盐务官，才搬到扬州的。

祖父在为我爸爸选佳偶时，知道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

当时张家在安徽合肥是有名的官宦人家，又要娶名门之女，婚礼自然非常隆重。据说，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东西多得吓死人。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全城轰动。光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陆家就连大堂、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翡翠，因为母亲喜欢翡翠。嫁妆中一应俱全，扫帚、簸箕也都是成套的，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

当地有个习俗，喜庆日里一定要拿拿新娘子的脾气，杀杀她的威风。所以新娘子的轿子到了张家大门口时，大门紧闭，必须用红包一一打点门房。至于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大清楚，反正在当时也不算是个小数。进了大门，到二堂仍

有人挡驾，过了这关，到新房门口，伴娘、喜娘们的关最难过，红包的分量要格外重。婚礼中的多少繁文缛节，干干（奶妈）对我们讲时也讲不清许多，她只说坐床撒帐后，媒婆替新娘挑盖头时嘴里不停地说：“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盖头落床，子孙满堂，盖头落地，买田置地……”盖头掀开，新娘子羞怯怯抬眼一看，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芒四射，太美了。姨祖母却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会不长寿的。

果然，母亲二十一岁嫁到张家，三十六岁就去世了。母亲一年生一个，十六年怀了十四胎，留下了我们姊弟九个，还真应了“子孙满堂”这句口彩。

母亲是在生第十四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病倒后，她晓得自己要死了，就把九个孩子的保姆和奶妈都叫到身边，给他们每人两百块大洋，要他们保证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钱够不够用，不管自己有多苦，一定要坚持把孩子带到十八岁。因为她结婚时娘家不但陪嫁的东西多，在她手里的现款也有上万。张家也很有钱，用不上，母亲去世前把余下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了娘家。母亲死时我十二岁，那是1921年。

保姆们都遵从了母亲的遗愿，陪伴自己负责照顾的孩子到十八岁。母亲在家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她待人接物、理财和

办事能力很强。长辈夸她，同辈赞她，幼辈服她。遇事得心应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觉得她比父亲还能干。我长大后常常自鸣得意地讲：在我们四姊妹中，我的组织能力最强，这大概就是从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一年生一个孩子，所以家里总有三个奶妈。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我们叫她老太太；又有大大（母亲）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妈；中有我父亲、叔叔、姑姑们；下有我们姊弟。还有管事的、教书的、门房、花匠、厨子、打杂的男女工人们。每天光吃饭就有近四十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庭。母亲忠厚而多才，在她的管理下，大家庭总是平和安稳，从未有过小孩子打架骂人、佣人闹纠纷，甚至连男工、女工谈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对人之爱，不分主仆。我们叫母亲为“大大”，每个孩子叫人家的保姆为“干干”，管自己的保姆叫“媯妈”。每天早上吃早点，无论吃什么都要分给保姆一半，比如吃稀饭，总归有点心，大多是大饼油条，随小孩子喜欢留大饼或油条，有时干脆两样裹在一起再分成两半。

元和姐姐记得家中大人们常夸赞说，大大送亲戚或长辈寿礼是“桃”（寿桃一高盘）、“面”（寿面一高盘）、“烟”（皮丝烟一包）、“酒”（酒一大坛）、“茶”（上等茶叶双罐）、“腿”（火腿一条），另配两色物件，共计十样礼品，派人用抬盒抬着送去。

大大样样事做得周到妥帖，从不失礼。

在苏州寿宁弄8号，家里有四个书房，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别人家的书是放在书架上的，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家里虽然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先生教古文，但书房里的古书、新书尽我们自由翻阅。比如《红楼梦》，我很小就读了。当时还很看不起，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深奥，我也会写。现在到了八十九岁，越看越不会写了。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母亲的书房门口有一个匾额，上面的字我实在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个“芝”字，一个“兰”字。母亲还让家里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带三妹的朱干干学得最快，她每天早上替母亲梳头时，面前摆二十个我们家自制的生字块，梳好头也认完了二十个字。那时我觉得脸上最无光的事是带我的保姆认字顶笨了，家里常有人问她：“窦千千，窦大姐，你认得多少字呀？”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我是她的小先生，真觉得丢人，气得要死，总埋怨她“笨死了，笨死了！”

母亲教我们几姊妹唱《西厢记》的扬州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间丫头，小姐绣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老夫人息怒听情由，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孙飞虎一见生

情由……’ ”

还教我们唱：“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四要珍珠穿面盆。五要金盆……六要天上星一对。七要七盏九莲灯……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

母亲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拍的。辛亥革命刚过，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当时我只有二十二个月大，父亲、母亲很喜欢看戏，我从三四岁开始就随他们看戏。因为是包厢，即使有时父母不去，保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父亲还喜欢摄影，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他有好几架照相机。母亲很喜欢拍照，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穿西洋装照的，究竟是哪一年照的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大约总是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吧。

母亲应该能留下许多照片，但却只剩了这一张。弟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其余的照片都在二姐的哭泣声中，被人毁掉了。”



母亲陆英留下的唯一照片

亲爱的父亲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个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爸爸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爸爸去了，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妈妈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爸爸、妈妈……



父亲张吉友和三弟定和（1918）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瑞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座，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都是李家（即李鸿章）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十七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